

论理查德·鲍尔斯《树语》中树木崇拜仪式的书写

翟昕彤

兰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美国“后品钦一代”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以融合科学伦理与人文关怀的跨学科创作而享有盛名。他的生态主题小说《树语》于2019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这部小说通过多重叙事与跨学科视野，构建了以树木为核心的生命共同体隐喻。小说展示了九个主要人物与树相关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讲述这些角色的生活如何逐渐交织在一起，深入探讨他们为保护森林事业付出的努力。作者通过不同视角，展示了现代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冲突，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以及树木的语言和智慧，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试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出发，借助詹姆斯·弗雷泽提出的“巫术”理论，结合全球树木崇拜的起源与文化案例，系统梳理小说中树木崇拜的仪式实践，为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与生态危机提供启示。

关键词：《树语》；文学人类学；詹姆斯·弗雷泽；树木崇拜

DOI：10.64216/3080-1516.25.07.067

引言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树语》的研究中大多运用西方各生态批评理论对小说主题与叙事策略进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树语》具有显著的文学人类学价值，复苏了潜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早期信仰之力，为严峻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解决方案的蓝图；在理论建构上，通过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文本细读，本研究也实践了一种富有成效的跨学科范式创新。

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核心使命是通过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工具，重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化根源与符号功能，同时借助文学文本的阐释路径，深化对人类文化表达形式的理解^[1]。英国古典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里程碑式著作《金枝》（1890-1915）虽以研究巫术与宗教为核心，却无形中为文学人类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石。其一，弗雷泽在《金枝》中系统提出的“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理论，构成了其解读原始文化的核心框架。该理论认为原始思维通过两类基本法则建立因果关系：一种是相似律（Law of Similarity）：外形相似的事物本质相通，可相互感应。另一种是接触律（Law of Contact）：物体一旦接触，便持续远距离互动^{[2][3]}。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原始仪式，更揭示了文学象征的生成机制。其二，在《金枝》中，弗雷泽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论：巫术→宗教→科学，认为人类解释和操控世界的方式经历了从原始思维到现代理性的演进^{[2][79]}。然而，弗雷泽的模型是线性的，《树语》中深描的树木崇拜文化则展示了它的循环性与

共存性，成功运用并拓展了巫术理论框架。

1 树木崇拜文化的全球起源

1.1 早期信仰：神话传说

在人类心智的黎明时分，自然是生命本身最直观、最强大的体现。一棵参天大树，就是一座微型的宇宙。当人类开始用故事来解释世界时，这棵烙印在心智中的“原型之树”便破土而出，从具体的、身边的树木，升华为一棵抽象的、唯一的、支撑整个宇宙的“世界树”。弗雷泽在《金枝》中用大量资料详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民族树木崇拜的传说。他指出，“世界中心”这一流传最为广泛的神话想象便是“宇宙山”和“世界树”，来源于古人对自然力的崇拜^{[4][47]}。

中国古代文献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神树的例子，这些神树的共性在于都具有超凡的生命力或其他神力。经常被提及的有《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扶桑、《山海经·海内经》中的建木等，建木位于“都广之野”，是“天地之中”。它巨大的树干笔直无枝，仿佛一根支撑天地的柱子，成为连接人界与神界的天梯（Cosmic Ladder）。上古的帝王，如太昊（伏羲）、黄帝等，便是通过建木“上下于天”^{[5][602]}。《树语》中的华裔家族就深深崇信“扶桑树”的力量——马思贤移民美国前夕，他的父亲将刻有树景的三枚玉环交给他，第二枚便是“一种长在遥远东方的有神力的桑树，保存着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移民后，“温斯顿·马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他们光秃秃的后院里真的种下了一棵桑树。扶桑树是由雌雄两棵桑树扶持而成的一棵神树，在阴阳分开之

前就已经存在，它是复生之树所延伸的纺织业，生长在宇宙的中心，它中空的树干中蕴含着神圣的道。”^{[6]35}这象征着树木作为宇宙轴心（Axis Mundi）的观念，它不仅是物理上的通道，更是精神上和仪式上沟通神灵的途径。

无独有偶，印欧神话也多有这类传说：北欧神话中，维京人认为宇宙是由一棵巨大无比的白蜡树——尤克特拉希尔（Yggdrasil）——支撑和连接起来的。尤克特拉希尔的结构精密而宏大，如同一个由树根和枝干构成的宇宙级交通枢纽。它连接着九个不同的世界，分布在其三个层面：上层天界、中层凡界和下层冥界。而在遥远的中美洲雨林里，玛雅文明将宇宙的中心想象为一棵巨大的木棉树（Ceiba Tree），名为“雅克斯切”（Yaxche）。这棵圣树同样连接着天、地、冥三界。在他们的宇宙观里，世界的四个角落也各有一棵圣树，共同支撑起天空的穹顶^{[2]158-170}。这些跨越地理与文化障碍的相似性，有力地证明了世界树是一个源自人类集体心智的“元神话”。

在《树语》的故事中，森林处女地中最大最老的红杉“米玛斯”也承担了“世界树”的功能——“米玛斯的树干直径比他高祖父的那座旧农舍还要宽……他们像是在觐见神明，感觉是那么原始，他们像是在领受福报。那棵树像孤峰一般拔地而起，仿佛忘了停顿。从下面仰望，它就像是北欧神话中的世界之树，根系深扎在地下世界，冠冕高悬在上空。”^{[6]299}她的枝干“宛若佛陀举起的手指”又“宛如中国的风景”还“像高居在纽约的熨斗大厦上”，她令人想到世界上所有高耸之物，她是所有树的祖先与母亲，让人不由地臣服于她，吸引着人们成为她的信徒守护她的存在。

1.2 农耕文明：丰饶仪式

进入农耕文明，古人对整个世界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一切的动物、植物、天地万物都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命。自然物和自然力除了具有自然属性，也带有人格化特征，是神、人和社会三种属性的复合体。故而树神必然是带有生命的。弗雷泽认为，树木崇拜是对人格化的树木的崇拜。在《金枝》中，弗雷泽提到砍伐树木就变成了一种“精妙的外科手术”，人们必须动作轻柔，安抚树灵的情绪，否则树灵就会震怒并惩罚人们。弗雷泽举例称，伽基诺的伐木工在砍树时也会先向树木请罪。在吕宋岛，伊罗卡诺人如果去原始森林或高山伐树，一定会先念一些祝祷词^{[2]162}。这种“人格化”的相似相化，

就是交感巫术接触律的典型体现。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伐树出血”的故事，也是树灵崇拜的例子，比如魏武帝伐树出血、张辽伐树出血等等^{[7]112}。在史诗《江格尔》中也应用了这种接触律，树木因为寄寓了生命和灵魂而具有疗愈功能：“把树叶涂在右膀上，/伤口立即愈合。/江格尔又吃了一片树叶，/立即站起来奔跑，/黑暗中看到光明^{[7]155}。”《树语》中的道格拉斯也以类似的“树木出血”形容伐木开始的场景——“铺展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只有树桩的荒地。地面上红色矿渣流淌如血，还混合着锯屑和伐木留下的碎片^{[6]198}。”砍伐过后徒留的树干开始脱皮，看上去就像在跳“脱衣舞”，伐木不仅侵害树木的躯体，也摧毁了树的尊严。

除生命树外，农耕时代的“社树”文化也是树木崇拜的一种。社树往往是因为作为一个氏族或社群的某种象征标志而具有了神圣性，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社群的历史见证、神圣象征和意义来源。首先，人们坚信树或树神能召唤太阳和雨水。在上缅甸的沙盖茵地区，那里的村民认定雨神最喜欢附近一棵最高的罗望子树，人们会把祭品放到这棵树的周围，然后让三个穿戴一新的老妇人，围着树唱歌求雨^{[2]168}；第二，社树更多是一种象征图腾，也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物，代表着子嗣繁衍与谷物丰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官方社树依附于社制，往往有不同的等级和一定的规范。例如，《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9]213}。”民间社树则没有一定形制，或历史悠久，或高大繁茂，或形态奇特，屹立在村头路口，人们在此休憩、闲聊与祭祀^{[7]113}。同样地，欧洲人也认为五朔树或五朔节花柱有促进女人和家畜生育繁衍的作用。

在《树语》中，赫尔家族的栗树与马氏家族的桑树便是两个家族的图腾。赫尔的祖先是第一代移民美洲的挪威人，定居后，他将六颗栗子撒进爱荷华州的土地，最终只成活了一棵。这棵栗子树“成了一个地标，农人们称它为守望树。家里人礼拜日外出都以它作为导航标志。当地人用它来为旅人指引方向，它就像一座孤独矗立在麦浪中的灯塔。^{[6]13}”这位移民的儿子自此每个月坚持为栗树拍照，四分之三个世纪，延续了四代人接力拍摄这棵家族之树。直至枯萎病蔓延全国，这棵离群的样本幸免遇难，如同赫尔家唯一活下来的尼克，树木成为跨越时间的“记忆守护者”与血缘象征；马氏家族后院的桑树除了担任祖先信仰的精神源泉，同样也是家族图

腾。温斯顿·马坚信自己的财富都来自桑树，桑树成功结出桑果时，马家也多了三个可爱的女儿；桑树遭受病虫害后，温斯顿·马萎靡不振，最终他“坐在那棵正逐渐死去的桑树下，伴着卧室窗户飘出来的威尔第的《麦克白》的旋律，将一支硬木手柄的史密斯维森686手枪举到太阳穴位置，将他无限生命的产物扩散到后院所有的石板上。^{[6]47}”从那之后，参与环保活动的咪咪马将自己化名“桑树”，两代人、人与树之间的精神连接得以重建，并在同一时空相互依存。

1.3 宗教融合：圣树

随着一神教的兴起，特别是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多神论的宇宙模型逐渐被一个更线性的、由唯一上帝创造和主宰的世界观所取代。树木崇拜信仰，是在“万物有灵论”产生之后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形式，简·菲尔波特（Jane Philpot）在其著作《神树》（The Sacred Tree）中阐释了神树崇拜：“神树崇拜不仅是最神圣的仪式，也是基督教普及之前最后消失的仪式；早在人们为神灵建造神殿，打造雕像之前，神树崇拜就已经存在了，后来神殿、雕像、神树崇拜仪式共同蓬勃发展，直到神殿和雕像消失，神树崇拜仪式仍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各宗教派中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些与神树相关方面的阐述。圣诞树是西方树木崇拜最典型的演化产物；相传佛教先祖释迦牟尼和树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无忧花树下降生，一心修佛后又在菩提树下参悟出人世间的真谛，最后在毕婆罗树下圆寂。棕榈树在犹太教中倍受青睐，是象征着胜利和再生的圣树。在西伯利亚、东北亚和我国北方民族地区的萨满教，世间万物均被认为来自于一棵巨大无比的生命树^{[10]12}。欧洲民间仍保留树神崇拜残余，如五月柱（Maypole）庆典，后被基督教吸收为节日习俗。

《树语》的终章，老去的咪咪马终于成功取下手指上的玉环，她再度靠在那棵代表着现在的松树上，获得了开悟，“她与生俱来的对于苦难的恐惧——想要掌控一切的迫切需求——被风吹散，被另外一些从天而降的东西取代了。她倚靠的树皮，用嗡嗡声传出了信息。^[2]
²⁷¹”印度裔程序员尼莱用编程打造自己的游戏帝国，让那里长满了各种树木，“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分枝，就像拥有千根手臂的毗湿奴……这种树又叫菩提树、菩提榕，是佛陀的开悟场所。^{[6]108}”用这种方式，尼莱表达着他崇拜毗湿奴的赞颂和对新世界的向往。

2 结语

进入启蒙时代，科学的理性之光驱散了神话的迷雾，不再需要一棵巨树来支撑。然而，信仰的力量并不会轻易消亡。对《树语》的文学人类学解读揭示出其生态叙事的深层结构并非凭空创造，而是系统地调用并创造性改造了人类古老的仪式逻辑，以此构建一个关于互联、牺牲与救赎的现代生态寓言。《树语》的叙事正是对这种逻辑的复现与重构，也为在一个“祛魅”的现代世界中思考再神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学范本。

参考文献

- [1]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03:340.
- [2]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4]梁坤.俄蒙树木崇拜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渊源[J].外国文学研究,2020,42(01):42-53.
- [5]礼记译解[M].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理查德·鲍尔斯.树语[M].陈磊,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2018.
- [7]王瑞雄,李飞.多样的神圣:树木崇拜的类型、观念及价值[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02):111-115.
- [8]江格尔[M].色道尔吉,译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 [9]周礼[M].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0]胡明雪.民俗比较视野中的中国陆疆民族的树木崇拜研究[D].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7.
- [11]王政.人类学美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2]辛晓晨.解构、死亡与对话:《上层林冠》中鲍尔斯的生态观[J].世界文学研究,2023(6):473-479.

作者简介：翟昕彤（1999.12-），女，陕西西安人，兰州交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甘肃省2025年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崇拜与互赎：《树语》的文学人类学解读”（2025CXZX-722）。